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著名建築師。一九七七年起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建築學，八四年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曾獲英國皇家建築設計一等獎、威尼斯雙年展銀獅獎、新加坡總統設計獎、新加坡傳統建築修復獎等。為上海世博新加坡館建築師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手繪素稿見思維 · 陳家毅

伊斯坦堡藝術雙年展中，一些手繪原稿面積不大，但已足夠讓人窺視到天才設計師的思維。

剛結束的第十四屆伊斯坦堡（伊斯坦布爾）藝術雙年展，展出的藝術媒介眾多：油畫、雕塑、藝術裝置、視頻播放、攝影等包羅萬象；展出的作品數之不完。然而能吸引人停步靠近畫作，做近距離入微觀察的，反而是一些面積不大的手繪原稿。

有兩樣更是教人印象深刻：一是著名法國景觀設計師帕特里克·布蘭克（Patrick Blanc）策劃「垂直綠化」的工作草圖。布蘭克在國際業界現已當紅，每到一個城市，魔術師般將一堵一堵空白單調的牆面，變得綠意盎然或姹紫嫣紅。這種在建築立面做人工種植，依賴系統灌溉的拼圖插裁法，雖然到現在仍頗有爭議性，但布蘭克已成功將「綠設計」的信念，撒布了全球。

無論是巴黎邊郊與建築大師合作的博物館、曼谷市中心的新商場、新加坡的住宅項目，或是台北國家音樂廳大堂，布蘭克像個拿著仙人掌棒的小精靈，每到一處都能編織出質感多層次、色彩豐富的大片牆面綠化。採用歐陸溫帶需要陽光的植物品種，或熱帶氣候陰暗潮濕處才適合生長的羊齒蕨類，都能得心應

手，點青術教人嘆為觀止。這些「垂直綠化」的真實作品，現場規模一般相當巨大，這次在展的，卻是筆記紙本裏，靈感所作的速描手稿。牆上每一張撕頁不過A4紙張大小，但已經足夠讓我們窺視到一個天才設計師的思維：以



■ 帕慕克紫灰色的島嶼之上，寫著淺青色詩樣的文字：「寂寞不樂的夜晚 我總思及遠方的山 就像個古中國水墨畫家」



■ 布蘭克的手繪草圖，就像草本植物一樣，收放毫無拘束

手稿，我不禁聯想到坊間近來流行的填色本子。按數字進行添加色彩的圖案，通常是秘密花園裏的花草樹木，為終日對著電腦生活緊張的現代成人，提供了一帖舒緩心身的良方。草描的手稿讓人看見布蘭克創作過程中的自我娛樂，難怪凡是他設計的垂直綠景，都能賞心悅目，帶給人們喜悅的微笑。

另一位選擇展示手稿的，是土耳其作家奧爾罕·帕慕克。從《伊斯坦堡——一座城市的記憶》這本書我們知曉，這位以文字來描述奧圖曼世界的作家，曾經差一點就成為建築師。他在大學學習的最後一年，義無反顧地擲下畫房子的繪圖筆，拿起了寫小說的墨水筆，至今從未回過頭。帕慕克對他的選擇應該沒有後悔吧，獲得諾貝爾獎之後，他的文學作品更是愈見豐滿。

這次在他家鄉辦的雙年展帶我們回到他年少的舊時光，我們看到另一個懂得繪圖的帕慕克：長型桌上特製的玻璃櫃裏，置放了六小冊打開的繪本，展現眼前的畫是些素描近作。以水彩手繪了城市周邊望出去的水岸風景：博斯普魯斯海峽、金角灣，以及水面上忽現，叫不出名字的小離島。本島山脈佔據紙張的左上

角或右下角，畫面上其他空間皆留白，便是水和天的所在。偶爾海上出現一艘小輪船，或天際飛來一隻大黑鳥，為畫面添上了物近景深之感。又在圖邊上以土耳其文記錄地點名稱，或寫下那一刻的感想文句，顯然都是現場揮筆之作。有趣的是，水彩的處理手法並不西洋，反而頗有傳統中、日水墨畫之風。

帕慕克的小說文字裏，大多描述伊斯坦堡城市，人聲喧嚷的街道和巷弄，很少觸及清靜的海峽，如此詩一般意境。《伊斯坦堡——一座城市的記憶》裏除了文字，附帶許多幀老攝影家Ara Güler在城市各個角落拍的照片。二戰後的伊斯坦堡經濟一直沒有重振起來，Güler的老照片特別有種華麗過後的蒼涼，曾經壯觀的大樓在相片裏都已殘破不堪，朦朧的嚴冬街道更憂鬱煞人。

土耳其的水墨憂鬱靈氣
正是這種土耳其語裏獨有的「呼愁」（Hüzün），像一縷不散的薰煙，環繞著整本書裏城市的記憶。曾幾何時，土耳其雖未加入歐盟，經濟早迎頭趕上，甚至跨越許多國家。「呼愁」這曾經有過的城市特質，在喧鬧繁忙的伊斯坦堡，早已消失殆盡。作家特別為之走到城市邊緣，日日在水墨之間，撲捉回憂鬱的靈氣。文字說明還引用了日本文學中相通的「物哀」之感，作為這一輯手繪稿的註解。